

东山岛，福建省第二大岛。沿着金鳌湾漫步，一排排木麻黄密密匝匝，连成一道看不见头的“绿”墙，稳稳地把海风挡在了身后。“东山海边有百里长的木麻黄林带。没有这些树，眼前这片

沙滩只会是黄沙漫天，根本不会有今天的美景。”东山县谷文昌精神研究会会长林喜禄指着远处那片苍翠，认真地对我们说。谷文昌走了40多年了，可这座岛上20多万名老百姓，还念着他。

时间的答卷

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五周年大型策划

谷文昌干的每一件事，老百姓都看得见、摸得着

好大一棵树

本报记者 卢立业 文并摄

赤山林场里，连片的木麻黄苍翠繁茂，谷文昌纪念馆和谷文昌陵园便坐落在这里。

沿着138级台阶往上走，“绿色丰碑”4个字很显眼。塑像后面藏着一栋3层小楼，叫观森楼，是1961年建的瞭望台，那时候站在楼上能看林子、看火情。

楼旁边有棵“谷公树”，是1959年5月谷文昌亲手栽下的木麻黄。现在这棵树比楼还高出一大截，枝叶密得像把大伞。离树的不远处，就是谷文昌长眠的地方。

记者采访的这天，正好碰见一位老人来扫墓。他叫朱财茂，快90岁了，当年是谷文昌的通讯员。老人精神头好得很，指着观森楼比画：“刚建起来那会儿，站在3楼就能看见大海。你瞧现在，全是树，海都看不见了。”记者掏出手机一看导航，距离最近的海边不到1公里。

“刚解放那阵子，这一带是东山13个被风沙埋掉的村子之一，也是全县最大的风口。”朱财茂语气不重，但听着心里沉。

当年谷文昌跟着部队渡海过来，看到的东山满目疮痍。194平方公里的岛，森林覆盖率只剩0.12%。当地有句顺口溜：“春夏苦旱灾，秋冬风沙害。一年四季里，季季都有灾。”句句都是苦水。

“我们不为民造福，来这里干什么？”谷文昌这句话，朱财茂记了一辈子。

治风沙，成了头等大事。1952年当了县长后，谷文昌带着人把全岛412座山头走了个遍，一笔一笔地画出了东山沙丘位置图。

“谷书记为了下乡方便，还跟我学会了骑自行车。”朱财茂说到这里笑了，“他常说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。他八成时间在村里，从不走马观花，就跟老百姓坐在一块儿闲聊，聊着聊着就把实情摸清楚了。”

另一个老部下何坤禄也记得：“谷书记调研要带锄头、手电筒、雨衣、水壶，他在村里经常住上好几天，白天参加劳动，晚上向村民请教，召开座谈会，特别注重听取老百姓的意见。”

就这样，谷文昌摸出了一套治沙办法：筑堤拦沙、种草固沙、造林防沙。

可种树比他想得难多了。从1954年起，先后搞了8次大规模造林活动，相思树、苦楝、黄樟……

十几种树轮番着试，全死了。有人说风凉话：“东山这地方，神仙也治不住风沙！”也是，历史上试过，都没成。

谷文昌倔劲儿上来了。他发誓：“不治服风沙，就让风沙把我埋掉！”

从纪念馆往南三四公里，有个白垵村。村路边有个九棵树公园，现在成为学习谷文昌的现场教学点。园里9株木麻黄高高大大，是当年那段岁月的鲜活见证。

1957年，广东电白县（今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）在海边种活木麻黄的消息传到东山，谷文昌高兴坏了。“他那个高兴劲儿，就像孩子捧着地瓜一样。”朱财茂说，“他马上派人去电白找树苗。”后来，谷文昌带着大家在飞沙滩上栽了20多万株木麻黄。所有人都盼着，这回该成了吧。可天不帮忙。一场倒春寒下来，树苗几乎全枯死。“那天，一个姓林的技术员跑来告诉谷书记，白垵村还有9株活的。谷书记拔腿就跑过去，蹲下，轻轻摸着那几株嫩苗，跟摸刚出生的婴儿似的。”朱财茂说到这里，声音低了。

9株木麻黄，巴掌大的绿。可在那一刻，那就是一盏灯。谷文昌蹲在地头，说出了后来东山人都会背的那句话：“能活9株，就一定活9000株、9万株！”这句话，把快要散了的士气又撑了起来。他亲自当组长，带着党员干部、技术员、农民，天天蹲在苗圃里看、记、琢磨。终于摸透了木麻黄的脾气，这树得在雨季栽，5月下旬到7月，下雨天最好。

从那以后，东山有了个规矩：下雨就是命令。“每逢下雨，谷书记拿起工具就往外走，谁也拦不住。大家跟着他，光着脚，淋着雨，沙地湿了以后拔不动腿，累得要命。可他走在最前头，没人好意思偷懒。”朱财茂说。谷文昌还让人把种树的窍门编成小册子，一家一户地送，还办培训班，手把手地教。

1958年12月20日，他在西埔镇开了个万人大会，喊出一句口号，全场都沸腾了：“上战秃头山，下战飞沙滩，绿化全海岛，建设新东山！”那一年，东山荒山造林4.3万亩，沙荒造林2.78万亩，成活率超过了80%。

谷文昌没光盯着树。他明白，水跟树一样是命根子。他又带着大家修了22座水库、705处水利工程。东山从此水美田丰，旱涝都不怕了。1964年他调走的时候，全岛已经有了3万多亩防风固沙林、6万多亩水土保持林、201条林带。那个被风沙欺负了几百年的海岛，终于挺直了腰杆。



1959年5月谷文昌亲手栽下的木麻黄，如今，挺拔，茁壮。



谷文昌走了40多年了，可岛上的老百姓，依然怀念着他。

每年清明，东山人都先做一件事：去谷文昌墓前祭拜，再回去拜自家祖先。

“这是东山独有的新风俗，从1988年清明开始的，到现在没断过。”林喜禄说。

1987年7月15日，东山人按谷文昌的遗愿，把他的骨灰安葬在赤山林场，就在他亲手种下的那棵木麻黄旁边。

朱财茂记得清清楚楚：“那天来了好多群众，没人组织，都是自发来的。”

如今的东山，是国家级生态县、全国十大美丽海岛之一。全县绿化率为94%，一年里优良空气天数超过99.5%。2025年，来东山玩的游客超过1000万人次。

走在东山街头，不管是出租车司机还是

小超市老板，提起谷文昌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。大伙儿都说：“没有谷文昌，就没有今天的东山。”

林喜禄还讲了一件往事：“改革开放初期，省里主要领导来东山调研，当地干部汇报工作，三番五次提谷文昌，感谢他打下了好底子。省领导听完沉默了一会儿，感慨地说：‘谷文昌这样的人，越多越好。’”

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谷文昌不贪一时之功，不图一时之名。他干的每一件事，老百姓都看得见，摸得着：治风沙、修水库、筑海堤、建盐田。22座水库、几百处水利工程，到今天仍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
四

这句话，一代一代更新着木麻黄。防护林一年比一年好。

记者离开东山前，县里送来一本新编的小册子，《为政箴言——谷文昌的政绩观》。薄薄的，摘录了106条谷文昌的话。

随手翻开一页，上面写着：“当党员、当干部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要带领群众向前进，树立雄心壮志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。”

几十年过去了，这句话依然直击人心。

干出样子

本报记者 卢立业

走进谷文昌纪念馆，还没进展厅，室外一排展板前就围了不少人。他们正在观看“学习谷文昌 树牢正确政绩观”主题展。

展板上有不少老照片，黑白的，边角有些模糊。照片里，谷文昌要么蹲在沙地里看树苗，要么卷着裤腿和老百姓一起挖沟，要么骑着一辆破自行车，车把上挂着一把锄头。每张照片旁边都配着简短的文字，讲述了他扎根东山14年的故事。

展板上有一处引用了谷文昌原话：“群众的事无小事。”他不是说说的。他牵头办县潮剧团，让海岛上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戏；他搞扫盲班，成年人也要认字读书，不能世代代当文盲。他下乡从不摆架子，跟老百姓坐一条板凳，一起吃地瓜粥，一起下地干活儿。在他那里，当“官”不是端着，是弯下腰的。

很多人当“官”，喜欢做那些“今天干明天就能看见成绩”的事。谷文昌不是不想看成果，但他更愿意做那些“今天干，子孙后代能享福”的事。他刚到东山时，风沙一来，房子能埋半截，庄稼种了白种。他从1952年开始治沙，种了8年，失败了8次。第九次才成功。一张老照片特别打动人：谷文昌蹲在一株小树苗旁边，手轻轻地扶着苗，脸上的表情就像在看一个刚出生的孩子。那是1958年，白垵村活下来的9株木麻黄中的一株。

就凭着这股劲儿，他带着东山人种下了百里木麻黄，还修了水利工程。到今天，东山最大的红旗水库还是他当年领着修的，全县人吃水用水，还在享他的福。

他还干了另一件大事：修海堤。东山是个岛，过去出岛全靠小木船摆渡。风大浪急，翻船淹死人的事隔几年就出一回。谷文昌下了决心：“这座海堤必须要修！”1960年，八尺门海堤动工，他当组长，全县干部群众齐上阵。原计划两年多修完，结果提前10个月就修好了。这条海堤一直用到2021年，整整服役了60年，才光荣“退休”。

谷文昌有句口头禅：“喊破嗓子，不如干出样子。”他下乡，永远骑一辆旧自行车，车把上别着一把锄头。到了村里，把车子一放，扛起锄头就下地。他跟老百姓一起挖沟、挑担、栽树，干得满身是汗，谁也看不出这是个县委书记。

他还有一条规矩：每次下乡，至少要交三个朋友——一个老贫农、一个生产队长、一个最困难的农民。全县60多个村、400多个生产队长，他基本上能叫出名字。这本事，不是记性好，是跑得勤、蹲得深。

展板的最后，有一行大字：“学习谷文昌，树牢正确政绩观。”学习什么？答案就藏在这些老照片里。



谷文昌雕像。

一排排木麻黄连成一道看不见头的“绿”墙。